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六

西明寺沙門釋 道 撰

[illegible]

思慎篇第四十四

儉約篇第四十五

思慎篇 此有五部

述意部　慎用部

慎境部　慎過部　慎禍部

述意部第一

夫思慎防過無悪之理緘口息慮離悪之原誡始慎終是君子之鹽梅敬初護末是養生之要趣庶禍因緣之興起鑒生滅之非常識苦空之無我照平等之妙門而存其理弃其迹誡其禍招其福是和神之靈順物之道也

慎用部第二

修行道地經云昔有國王選擇一國明智之人以爲輔臣王欲試之欲知何如以重罪加勑告臣吏盛滿鉢油而使擎之從北門來至於南門去城二十里園名調戲令將到彼若墮一滴便級其頭不須啓聞尒時群臣受

王子教盛滿鉢油次與其人兩手擎
之甚大艱辛縱有中馬觀者塞道若
見之非而不轉移縱有親族妻子來
逼其人專心不左右視縱有合國觀
者撓擾其人心端不見衆庶縱有王
女國內無雙歌舞相逼見者皆言其
人一心擎鉢志不動轉亦不觀察要
是片心專精擎鉢不顧其言於是頌
曰

巧便而安庠
一切人貪樂
能動離欲者
求往其人邊

其儞最巧妙
擎如瀛之后
何況於凡人
擎鉢心不傾

縱有象來暴奔城中失火燒百姓
展轉相呼救言避火其陷坑塹宮並
悉來三時救火其人一心擎鉢一滴
不遺縱有天雷地動猛風亂吹折樹
摩飛礫雷電霹靂人命歐陷落人言驚
其人心念油其入不聞合時擎油至
彼國觀一滴不陷三諸臣啓王且殊斷
華王門曉歎此人難及人中之雄不
顧前事其王善言爲嘉大臣行道行
者御心如是雖有諸惡還心無挫

亂諸根內察外防攝心不散三昧定
意亦復如是於是頌曰

如人擎油鉢　不動無所棄
妙慧意如海　專心擎油器
若人欲學道　執心當如是
意懷諸德明　皆除一切報
若干之色欲　而興於怒癡
有志不放逸　寂滅而自制
人身有疾病　醫藥以除之
心病亦如是　四意止消之

又大集經濟龍品云介時衆中有一
首龍名曰頗羅機梨奢舉聲大哭作
如是言大聖世尊願救濟我願救濟我
我今身中受大苦惱日夜常為種種
諸蟲之所唼食居熱水中無時暫樂
佛言梨奢汝過去世於佛法中曾為
比丘毀破禁戒內懷欺詐外現善相
廣貪眷屬弟子衆多名聲四遠莫
不聞知我和尚得阿羅漢果以是因
緣多得供養獨受用之見持戒人反
惡加誣彼人懊惱如是念言世世生
中願我所在食汝身宍如是惡業死
生龍中是汝前身衆生願故食噉汝

以是善因緣得此宮報又於過去
三劫中在閻赤銅地獄之千常為害
毒之所食我龍聞此語悲慈哭天作
如是言我等今者皆悉至心求哀懺
悔過今此善逮得解脫彼龍眾十二
十六億諸龍等命過之身皆生南
方令過去身於佛法中精得生信
造惡業無量身在三惡道以今報
故在龍中受極大苦如是青色龍我亦
如是今時世尊語諸龍言汝可持水
洗如來足令汝罪業得除滅時二
切龍以手掬水本皆成大變作六石
滿來手中生大猛焰毒已復生蟲
至七一切龍眾見如是已苦惱懊惱
啼泣雨淚佛教立大誓願已過大智
滅乃至八過以手持水洗如來足
至心懺悔佛記諸龍彌勒佛時當得
人身值佛出家精進持戒得羅漢果
時諸龍等得蒙令心自念過去業佛
法中或為俗人親屬因緣或復毀衆
生因緣所有信息捨施種種善業狀
食彼諸比丘僧於而食或有說言
取四方衆僧華葉或食或有說言

我往寺舍布施衆僧或復禮拜如是
毀謗或復說言我從毗婆尸如來法
中曾作俗人乃至有說我釋迦先
佛法之中曾作俗人或以親告問許
因緣或復來去聽法因緣往詣寺舍
有信心人供養僧故捨施華香燭
飲食或云得已迴施於我我得便食
彼業因緣於地獄中經無量劫大猛
火中或燒或煮或飲洋銅或吞鐵丸
從地獄出墮畜生中捨畜生已生餓
鬼中如是種種備受苦惱惡業未盡
生於龍中常受苦惱佛告諸龍此之
惡業由盜佛物僧物差別或五逆業
其罪如半汝等今當盡受三歸一心
修善以此緣故於賢劫中值最後佛
名曰樓至於彼佛世罪得除滅時諸
龍等聞是語已皆悉至心盡其形壽
各受三歸
時彼衆中有一龍女口中膿爛涌諸
雜蟲狀如屎尿乃至臭惡猶若婦人
根中不淨臊臭難看種種飲食膿血
流出一切身分常為無量諸惡蟲唼
之所唼食或復臭穢難可見聞爾時

世尊以大悲心見彼龍婦即言曰善
女是間言妹何緣故得此惡身於過
去世曾為何業龍婦答言世尊我今
此身衆苦逼迫無暫時得停設復欲
言而不能說我念過去三十六億於
百千年生惡龍中受如是苦乃至晝
夜剎那不停為我往昔九十一劫於
毗婆尸佛佛法之中作比丘尼思念
欲事過於醉人雖復出家不能如法
於伽藍內犯於法律常受三惡道受
諸燒煮說此語已願救濟我身令離
世尊說實語已即以少水灑龍口中
火及蟲膿悉皆滅盡龍口清涼作
是言大聖如來我憶過去迦葉佛時
曾作俗人在田犁地有一比丘來從我
乞求五十錢我時報言聽待穀熟當
與汝食比丘復言若當五十不可得
者願乞十文我於余時瞋彼比丘而
語之言乃至十錢亦不相與時彼比
丘心生懊惱又於餘時往寺舍中大
樹林下輒便盜取現在僧物十菴羅
菓而私食之彼業因緣地獄受苦惡
業未盡生野澤中作餓龍身常為飢

種[illegible]毒食[illegible]眼血流膿氣臭苦惱又
彼比丘以瞋恚心惡業緣故死便即
作小毒龍身生我眼下噉食我血熱
氣徧身不可堪忍是故我受熱惱血
諸龍白佛言大悲世尊唯願慈救
痛苦我今我脫彼怨家毒龍爾時世
尊以手抄水發誠實語作如是言我
曾往昔於飢饉世爾時願作大身眾
生長廣無量以神通力於虛空中唱
如是言彼野澤中有大身眾名曰不
瞋汝等可往取其身肉以[illegible][illegible]食可
得不飢時彼世中人非人等聞此語
已一切悉往競取食之說是語已諸
信語時彼龍眼下小龍即出時世三
龍俱白佛言世尊我等久遠離此龍
身解脫受罪佛告龍王言[illegible]等大[illegible]罪
五無間何以故若有四方常住僧物
或現前僧物篤信檀越重心施物或
華果樹園飲食資生床褥敷具疾病
湯藥一切所須私自費用或持出外
與知識親里白衣此罪重於阿鼻地
獄所受果報是故汝等可受三歸歸
三歸已乃可得往於本水中如是三

稱三受身可畏何况入水中爾時世
尊即為諸龍而說偈言

寧以利刀自割身　破壞身分肌膚宍
所有信心施主物　俗人食者害為難
寧吞大赤熱鐵丸　而使口中光焰出
所有眾僧飲食具　不應於外私自用
寧以大火吞熾燄　以手捉持而自食
其有在家諸俗人　不應輒食施僧食
寧以利刀自屠膾　身體皮膚而自截
其有在家諸俗人　不應受取僧淨食
寧以自身投於彼　滿室大火猛焰中
其有在家俗人輩　不應坐臥僧牀席
寧以大熱大鐵錐　拳手捉持便出睛
其有在家俗人等　不應私用僧家物
寧以勝利好刀截　而自割切其身肉
勿於僧家清淨人　發起一念瞋恚心
寧以自手挑兩眼　擲棄投之擲於地
其有習行善害者　不應懷忿瞋心視
寧以熱鐵纏其身　東西走動行坐臥
不應瞋忿心妒嫉　而著眾僧淨施衣
寧飲灰汁鐵銅水　熱沸烊口猶如火
不應懷含毒惡忿　服食眾僧淨施藥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二萬四千諸龍

衆等悉受三塗所有過去現在業報
諸苦惱中而得解脫深信三寶生志
不退復有八十億諸龍衆等亦於三
寶起歸敬心
又大集經云或作比丘所得種種資
生之具皆是信心檀越所施而是衆
生或自食噉或與他人或共衆人盜
竊隱藏私處自用如是業故隨三惡
道久受勤苦復有衆生貧窮下賤不
得自在是故出家欲得富饒解脫安
樂既出家已懈怠嬾惰不肯讀誦經律
慧精勤捨而不習學知俗事復有比
丘晝夜精勤集修善法讀誦經典坐
禪習慧不捨須臾以是因緣感諸四
輩種種供養時知事人得利養已或
自私食或復盜與親舊俗人以是等
緣久處惡道出已還入如是愚冥不
見當來果報輕重我今戒勸沙門弟
子念法律持不得自稱我是沙門真
法行人倚衆僧勢受他信施物或餅
或菓或菜或華但是衆僧所食之物
不得輒與一切俗人亦不得云此是
我物別衆而食又亦不得以衆僧物

財積與生種種販賣云有利益招世
譏嫌又亦不得出貴收賤與世爭利
又亦不得為於飲食及僧因緣使諸
衆生墮三惡道應須勸引安善法中
令比丘衆具信三寶攝諸衆生乃至
父母令得安隱置三解脫
又十輪經云若有四方僧物資生雜
物等持戒破戒如是人等悉不與之
以是因緣命終已後皆墮阿鼻地獄
又大集經濟龍品云時娑伽羅龍王
白佛言而此龍中或有諸龍所受樂
報猶如諸天或有受樂如人有如餓
鬼有如畜生有如地獄受大辛苦說
是語已時娑伽羅大龍王子名青蓮
華而前白佛言世尊我何惡業罪因
緣故來生龍中身大端正所有色觸
受用猶如火燒常無衣服赤體而行
如我父王受樂最勝如轉輪王果報
不異佛言華面當為汝說乃往過去
三十一劫有佛世尊名曰尸棄時彼
世中有王名曰培多富沙彼富沙王
於三月中供養彼佛并及聲聞百千
四沙門果大菩薩衆以種種衣服飲

食湯藥而供給之至心聽法已即發
菩提心并為造寺種種供養彼王第
一太子名裵多婆樹帝見佛聞法於
流轉中生大怖畏從父王邊願求出
家王報任意既出家已又白父言我
欲寺上停止王言亦隨時尸棄佛衆
僧弟子在彼寺中受用飲食彼富沙
子裵多樹帝妒嫉心生常瞋罵之時彼
僧衆被瞋罵已悉離寺去見僧去已
生歡喜心即自念言彼去者好我大
安隱恣用寺內衣服飲食有餘人來
即不聽住由具惡業命終之後生大
地獄經無量千萬那由他歲受諸火
燒地獄得脫生餓鬼中復經無量受
辛苦餓鬼中死還墮地獄脫地獄已
生餓鬼中如是經由三十一劫於流
轉中具足如是受諸辛苦佛言華面
彼婆樹帝者豈異人乎即汝身是也
乃往過去惡業因緣故生大地獄餓
鬼畜生輪轉受苦經是三十一大劫
中備受衆苦未曾暫捨以殘業故來
生龍中受是惡報時華面龍聞是語
已大聲號哭舉身自投四肢布地禮

并白佛作如是言我今至心從佛懺
悔不敢復藏我今至誠入於佛歸
依佛法僧乃至壽盡作優婆塞佛言
善哉善哉如是歸依我者得壽終後
生中死已值彌勒佛得於人身於彌
勒佛法中出家證羅漢果

慎禍部第二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一國五穀熟
成人民安寧無有疾病晝夜伎樂人
無憂惱王問群臣我聞天下有禍何
類答曰臣亦不見王便使一臣至於
鄰國求買之天神則化作一人於
市中賣之狀類如猪持鐵鎖繫縛賣
之臣問此名何等答曰禍母曰賣
不答曰賣問索幾錢答曰千萬問曰
此食何等答曰食針一升臣便家家
發求見針如是人民兩兩三三相逢
求針使諸郡縣處處擾亂百姓所在
之處患毒無聊臣白王曰雖得禍母
致使民亂男女失業欲殺棄之未審
許不王言大善便於城外殺刺便
不入斫頭不傷割而不死積薪燒之
身赤如火便走出去過里燒里過市

燒市入放城入國燒國殺亂人民
飢餓困苦皆由殺業貪福所致苦也
此喻女色欲火所燒身受苦無竟
不善者也
愼言章第四
如正法念經孔雀善言善語念衆若
有比丘畏惡名聞離諸過所謂不
近女人戲笑之處不入酒肆不近酤
酒不與與語不近賭博人亦不與語
不近賊人不近兇狡人惡之人不近
好鬪人不近陰謀惡言人不近無善
數者近人不近博戲人不近反樂人
不近亦見不近衆縛女色人不近輕
鬪人不近惡口人不近貪人不近
動言戲論人不近巧偽常酒無所志
與人不近調詞論人不近婆羅門女人
同器一器不近調象人不近鬼語人
不近調馬人不近獵見人不近無戒
人若是惡之人不應親近如是人必
同行是故比丘不應見惡名不應與
此不善人同坐行於一處之地而
說有言
若人近不善　則為不善友

是故應離惡
隨近何等人
近故同其行
一切人求善
如是能得樂
近善增功德
功德及惡相
若近於善人
若近不善人
當應親善人
以近善人故

莫行不善業
數數相親近
或善或不善
當近於善人
善則非惡因
近惡增尤甚
令如是略說
則得善名稱
令人速輕賤
速離於惡友
能捨諸惡業

惜過部第五

如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鐵丸投著火中與火同色盛著物具鎔中云何比丘當速燃不比丘白佛如是世尊佛告比丘愚癡之人依聚落住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心不繫念若見年少女人不正思惟取其色相起貪欲心欲燒其心欲燒其身身心燒已捨戒退減是愚癡人長夜當得非義饒益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守諸根門繫念入村爾時世尊告諸比

丘過去世時有一猫狸飢渴羸瘦
孔穴中伺求鼠子若鼠子出當取食
之有時鼠子出穴遊戲時彼猫狸疾
取吞之鼠子身小生入腹中入腹中
已食其內藏食內藏時猫狸迷悶東
西狂走空宅塜間不知何止遂至於
死如是比丘有愚癡人依聚落住晨
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
守根門心不繫念見諸女人起不正
思惟而取色相發貪欲心已欲火熾
然燒其身心已馳走狂逸不樂精舍
捨戒退減此愚癡人長夜常得不饒
益苦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
守諸根門繫心正念入村乞食
又雜阿含經云尒時世尊告諸比丘
譬如木杵常用不止日夜消減如是
比丘從本已來不閑根門食不知量
初夜後夜不勤覺寤修習善法當知
是輩終日損減不增善法如彼木杵
又自愛經云佛言夫人處世心懷毒
念口施毒言身行毒業斯三事出乎
心身口唱成其惡以加衆生衆生被
毒即結怨恨誓心欲報或現世復或

身終後魂靈昇天即下報之人中畜
生鬼神太山吏相尅賊皆由宿命非空
生也佛説偈言
心為法心　心尊心中　使心作惡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車轢于轍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言即行　福樂自追　如影隨形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菩薩若見
破戒之人不應生瞋輕慢之心應生
憐愍利益之心方便勸止令生善心
若諫不改而生誹謗亦不得瞋妄見
他過故此賢劫中聞有菩薩誹謗拘
樓孫佛言何有秃人而當得道如是
衆生難可得知自作自受何預於我
若欲知彼或自傷害籌量衆生佛所
不許如經中説
佛告阿難若人籌量於他即自傷身
如偈説曰
有無盡亦空　無盡亦復空
有無盡亦滿　無盡亦復滿
當知諸世間　有此四種人
威儀及功徳　有無亦如是
若非一切智　何能籌量人

[illegible]

寧以見威儀　而便知其德
正知有善心　名爲賢人相
但見外威儀　何由知其内
若以外量内　而生輕賤心
毀身及善根　命終墮惡道
外詐現威儀　游行以賢善
但有口言說　如雷而無雨

[illegible]

是故經云勿輕末學敬學如佛唯有智慧可破煩惱若稱量者則爲自傷唯佛智慧乃能明了如此事者非我所知即於破戒人中不生瞋恚輕慢之心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一鼈遭遇枯旱湖澤乾竭不能自致有食之地時有大鵠集住其邊鼈從求哀乞相濟度鵠啄銜之飛過都邑鼈不默聲問此何等如是不止鵠便應之口開鼈墮人得屠食夫人愚頑不謹口舌其譬如是

又法句喻經云佛告婆羅門世有四事人不能行行者得福不致此貧何謂爲四一者年盛力壯愼莫憍慢二者年老精進不貪婬泆三者有時珍

寶常念布施四者說師學問聰要益
言如此老公不行四事謂之有常不
計成敗一旦離散營始老爲守此空
絶永無所得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晝夜慢墮　老不止婬　有財不施
不受佛言　有此四獘　爲自侵欺
咄嗟老至　色變作耄　少時如意
老見蹈賤　不修梵行　又不富貴
老如白鵠　守伺空池　既不守戒
又不積財　老羸氣竭　思故何逮
老如秋葉　行穢繿縷　命疾脫至
不用後悔
頌曰
思慎始終　務存正己　口無二言
心無妄趣　少欲知足　妄懷彼此
戰戰兢兢　識晶憂言
感應緣　略引十驗
漢下邳周式　漢會稽句章人
漢諸暨吳詳　晉義興人周
晉淮南胡茲回　宋豫章胡庇之
宋秦始帝張乙　宋襄城李頤
周宣帝宇文贇　齊京師釋慧豫
唐親衛高法眼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
一卷書求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
暫有所過留書寄君船中愼勿發之
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
有式名須臾吏還式首視書吏怒曰
故以相告而勿視之式叩頭流血良久
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今日已
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
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
之隣人卒亡父怒使往弔之式不得
止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
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奈何吾求不
見連相爲得鞭杖今已見汝無可柰
何後三日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
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
涕泣至三日日中時見來取便死 右此一驗出搜神記

漢時會稽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及
門見路傍小屋然火因投宿止有一
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隣人家女
自伴夜共彈箜篌歌戲曰

連綿葛上藤　一綏復一絙
汝欲知我姓　姓陳名阿登

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
寄坐因說昨所見毋聞阿誰驚曰
此是我女近亡葬於郭外
漢時諸暨縣吏吳詳者憚役委頓將
投竄深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見年少
女子綵衣甚端正女云我一身獨居
又無鄉里唯有一孤嫗相去十餘步
耳詳聞甚悅便即隨去行一里餘即
至女家家甚貧陋為詳設食至一更
竟聞一嫗喚云張姑子女應曰諾詳
問是誰荅云向所道孤獨嫗也二人
共寢息至曉雞鳴詳去二情相戀女
以紫巾贈詳詳以布手巾報行至昨
所應處過溪其夜水大暴溢深不可
涉乃迴向女家觀不見昨處但有一
塚耳
晉義興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都乘馬
從兩人行未至村日暮道邊有一新
小草屋見一女子出門望年可十六
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見周過謂曰
日已暮前村尚遠臨賀詎得至周便
求寄宿此女為然火作食向有一更
聞外有小兒喚阿香聲女應曰諾尋

云官喚汝推雷車[illegible]女乃前行云[illegible]今有
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還周既
出上馬看昨所宿處正見一新塚塚口
有馬屎及餘草周甚驚惋至後五
年果作臨賀太守 右二驗出續搜神記
晉淮南胡茂回此人能見鬼雖不喜
見而不可止後行至揚州還歷陽城
東有神祠中正值民將巫祝祀之至
須臾頃有群鬼相叱曰上官來各迸
走出祠去迴顧見二沙門來入祠中
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草中
望伺望沙門皆有怖懼須臾沙門去
後諸鬼皆還祠中回於是信佛遂精
誠奉佛 右一驗出搜神記
宋時豫章胡庇之嘗為武昌郡丞宋
元嘉二十六年入廨便有鬼怪中宵
籠月戶牖少開有人倚立戶外狀似
小兒戶閉便聞人行如著木屐聲看
則無所見如此甚數二十八年三月
舉家悉得時病空中語擲瓦石或是
乾土夏中病者皆著而語擲之勢更
猛乃請道人齋戒竟夜轉經倍來如
雨雜不著道人及經卷而已秋冬漸

有晉人元石鄉人肉皆青黑而不盡
□庭之有一老嫗好罵詈鬼神遣之大
□庭之逐祭酒上章施符驅逐漸復
□歇絕至二十九年鬼復來劇於前明
年丞廨火頭四發猴狽澆淡並得時
元鬼每有聲如大家人每呼爲乞鹽
後忽語吾似吳二更叩戶庭之問誰
也答曰程部陵把火出看了無所見
數日二更中復戶外叩掌便復罵之
云今君勿罵我我是善神非前後來
者陶御史見遣報君庭之云我不識
陶御史見云陶敬玄君昔與之周旋
庭之云吾與之在京日伏事衡陽又
不嘗作御史云陶今處福地作天上
御史前後相侵是沈公所爲此廨本
是沈宅來看宅聊復語擲狹僧念君
輩却太過乃至罵詈命婢使無禮尚
之復令祭酒上章苦罪狀之事徵矣
曹沈今上天言君是佛三歸弟子那
不從佛家請福乃使祭酒上章自今
唯願專意奉法不須興惡鬼當相困
庭之請諸尼讀經仍齋乞經一宿復
復聞戶外御史相聞白胡丞見沈相

訟甚苦如其所言君頗無理若能歸
誠正覺習經持戒則君等邪屏絕依依
曩情故相白也

宋泰始中有張乙者被鞭瘡痛不歇
人教之燒死人骨末以傳之雇同房
小兒登岡取一髑髏燒以傳其瘡其夜
戶內有釭燒火此小兒守火空中有
物按小兒頭內火中罵曰汝何以燒
我頭今以此火償汝小兒大喚曰張
乙燒耳答曰汝不取與張乙張乙那
得燒之按頭良久鬢髮都盡皮肉燋
爛然後捨之乙大怖送所餘骨埋于故
處酒肉醱之無復異也 右二驗出述異記

宋襄城李頤其父為人不信妖邪有
一宅由來凶不可居居者輒死父便
買居之多年安吉子孫昌熾為二
千石當徙家之官臨去請會內外親
戚酒食既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
凶不此宅由來言凶自吾居之多年
安吉乃得遷官鬼為何在自今已後
便為吉宅居者住止心無所嫌也語
訖如廁須臾見壁中有一物如卷席
大高五尺許正白便還取刀斫之中

斷便化為兩人復揣斫之又成四人（法苑珠林第四十六卷第三十四葉）李
便奪取刀反斫李殺持刀至座上斫
殺其子弟凡姓李必死唯異姓無他
頤尚幼在抱家內知變乳母抱出後
門藏他家止其一身獲免頤字景真
位至湘東太守（出精旌神驗記）
周宣帝宇文贇在東宮時武帝訓誘
甚嚴常使宦者成慎監察之若有纖
毫罪失匿而不奏許慎以死於是慎
常陳太子不法之事武帝杖太子百
餘及即位顧見髆上杖瘢乃問成慎
所在慎于時已出為郡遂勅追之至
便賜死慎奮厲曰此是汝父所為成
慎何罪勃逆之餘濫以見及死若有
知終不相放于時宮掖禁忌相逢以
目不得輒共言笑分置監官記錄愆
罪左皇后下有一女子欠伸淚出因
被奏劾謂其所思憶便勅對前考
竟之初打頭二下帝便頭痛次打頭
一下帝又頭痛遂大發怒曰此是我
怨家乃使拉折其腰帝即腰痛其夜
出南宮病遂漸增明旦早還患腰不
得乘馬御車而入所殺女子處有黑

尋如人命時調是益隨拂制之殺後
數歲如此無三有司搖除著地之新土
埋之二福之間亦還如今日此七八
日卒身於爛而崩及初下應諸來
並世于不可脫呼此死安子所臥之
林間其在時途以供用無亦見神之
言爲帝崩去成楨死往二十許日
[illegible]
帝京師之根寺有禪甚深書龍人來
遊京師止之楓寺步而務學編訪家
師多談論吳風則每聞咸言人物乾
輿可不乘先論大涅槃法華十地文
皆稱業物多益門皆覆見有三人來
執戶並天惡辭之執持華嚴閱見
諦各云師應死告來奉迎録曰小
事未了可中一年不令三司今至明
年滿一日四平是歲仍來明七年
春秋五十有七[illegible]
唐荊州長安縣高法眼是隋代僕射
高穎之玄孫至龍朔二年正月二十
五日向中臺寺還回年逕寒食舍在義
寧坊東南隅向街開門化度寺東即
是高家欲出子城西順義門城內途

兩騎馬逐後既出城已漸近逼之出
城門外道北是普光寺一人語騎馬
人云汝走投普光寺門勿令此人入
寺恐難捉得此人依語馳走寺門法
眼怕不得入寺便向西走復至西街
金城坊南門道西有會昌寺復加四
馬騎更語前二乘馬人云急守會昌
寺門此人依語走捉寺門法眼怕急
便語乘馬人云汝是何人敢逼於我
乘馬人云王遣我來取汝法眼語云何
王遣來乘馬人云閻羅王遣來法眼
既聞閻羅王使來審知是鬼即共相
拒鬼便大怒云急截頭鬃却一鬼捉
刀即截法眼兩髻附宍落地便至西
街悶絶落馬悬死不覺既至大街要
路蹤蹰之間看人逾千有巡街果毅
瞋守街人何因聚衆守街人具述逗
留次西街首即是高宅便喚家人舉
向舍至明始蘇便語家內人云吾入
地獄見閻羅王昇大高座瞋責吾云
汝何因向化度寺明藏師房內食常
住僧菓子宜吞四百顆熱鐵丸令四
年吞了人中一日當地獄一年四日

便了從正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便
盡或日食百顆當二十六日惺了之
時復有諸鬼取來法取復共鬼鬭相
趁力屈不加復閉暴死至地獄令吞
鐵丸當吞之時咽喉開綻身體燋捲
變為紅色吞盡乃蘇蘇已王又語言
汝何因不敬三寶謗僧過惡汝吞鐵
丸盡已宜受鐵犁耕舌一年至二十
九日既吞鐵丸了到正月三十日平
旦復死至地獄中復受鐵犁耕舌自
見其舌長數里傍人看見唯出一尺
餘王復語獄卒此人以謗三寶長短
以大鐵斧斤截却舌換獄卒斫之不斷
王復語云以斧斤細剉其舌將入鑊湯
煮之煮復不爛王復怪問所由法眼
啓王云曾誦法華經王初不信令
檢功德部見案內有誦法華經一部王
檢知實始放出來其人見在蘇惺如
舊觀者如市見者發心合門信敬勵
志精勤撿忍不犢誠誠無倦京城道
俗共知不煩引證
儉約篇第四十五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illegible]

夫[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聞

學[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信不知

學言不知行所以[illegible]至

之[illegible]是[illegible]人之大[illegible]不

[illegible]之心[illegible]有不[illegible]是[illegible]一

[illegible]一[illegible]而[illegible]生念一[illegible]而[illegible]

其度斯則功超乎[illegible]

[illegible]而後[illegible]也

制[illegible]部第二

新婆沙論云問諸弟子中大迦葉

波少欲喜足具杜多行[illegible]杜多第一

之稱耶[illegible]具杜多行此二何別答

者大迦葉波所得飲食若[illegible]若[illegible]隨

[illegible]食無所簡別[illegible]如[illegible]隨得而

食尊者[illegible]所得飲食或[illegible]或[illegible]

[illegible]簡[illegible]妙者而食[illegible]有

四[illegible]種一依隨所得食[illegible]足[illegible]種二

依隨所得衣喜足是種三依隨所得

臥具喜足是種四依有樂斷樂

修聖種

又中阿含經云今時有一異學是尊

者[illegible]未出家時親善朋友往詣

薄拘羅所請問其義薄拘羅因說之我於此正法律中學道以來八十年未曾起欲想我持糞掃衣來已八十年亦無起貢高想亦未曾憶受居士衣未曾割截作衣未曾倩他比丘作衣未曾用針縫衣未曾持針綫囊乃至一縷我乞食來已八十年亦無起貢高想亦未曾受居士請亦未曾起越乞食未曾從大家乞食於中嘗得淨好極妙豐饒食噉含消未曾視女人面未曾入比丘尼房中未曾憶與比丘尼共相問訊乃至道路亦不共語未曾畜沙彌未曾憶爲白衣說法乃至四句偈未曾有病乃至彈指頃頭痛者未曾憶服藥乃至一片訶梨勒我結跏趺坐於八十年未曾倚壁倚樹我於三日夜中得三達證我結跏趺坐而般涅槃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又僧祇律云達膩伽羅漢深自厭患而說偈言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止則支身命　如蛇入鼠穴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衣食支身命　精麁隨衆得

欲得寂滅樂　當依沙門法

一切知止足　專修涅槃道

第三十

又指雜譬喻經云昔有比丘於空閑樹下坐禪行道樹上有一獼猴見比丘食下住其邊比丘以飯與之獼猴得食輒行取水以給澡洗如是連月後日食竟忽忘不留獼猴以不得食大怒取比丘袈裟上樹裂破比丘忿之以杖誤中獼猴即死餘數獼猴並來共舉死獼猴到佛寺中比丘僧知必有所以推問其意比丘具說於是佛教自從今日比丘每食皆當割省留餘以施蠢動不得盡之

又五分律云佛告比丘乃往去世於婆伽河邊有一仙人住於石窟爾時龍王日從水出以身七匝圍繞仙人舒頭在上下向敬視仙人仙人游行弟子守窟龍亦如前日來恭敬弟子怖畏即大羸瘦我於爾時行菩薩道游行婆伽河邊見如此即故問意異荅如是我復闓言汝今欲不復見龍

耶荅言尒又問汝見龍腦下有何等物荅言有摩尼珠吾復語言龍若來時汝便合掌向龍作如是語我今須汝腦下摩尼寶珠願以施我尒時仙人弟子聞我語已龍從水出便從索之龍聞乞珠不前不卻默然而住時仙人弟子復為龍王說偈言

龍王今須汝　腦下摩尼珠
意甚愛樂之　如何默無言

龍即以偈荅言

我一切所須　皆由此珠得
汝今從吾乞　永絕不復來
如火急燥聲　使人心恐懼
我今聞汝言　惶怖逾於此

於是世尊引古說偈

乞者人不愛　數則致怨憎
龍王聞乞聲　一去不復還

又昔比丘過去世時有迦夷國王好喜布施給諸窮乏之時有梵志王甚愛重未嘗從王有所求乞尒時彼王為說偈言

人皆從遠來　無始從吾乞
而汝今在此　不求有何意

梵志即以偈荅言
乞者人不喜　不與致怨憎
所以默無求　恐離親愛情
王復說偈荅言
乞非傷德行　亦無身口過
損有以補無　何為而不索
梵志復以偈荅言
賢人不言乞　言乞必不賢
默然不有求　是謂為大人
時王聞說賢人之偈心大歡喜即以
牛王一頭及餘千牛而施與之
頌曰
六情無憍慈　四攝啓幽心
儉約避人物　偃息慕山林
曲嵋停駒響　天拔落慢陰
池臺聚凍雪　鶯鷗參歸翕
石釆無新故　峯形非古今
大車何杳杳　奔馬遞駿駛
何以修六念　虔誠在一音
未流慈舟實　徒學抒海深
感應緣略引二驗
晉單道開
唐社智指

晉羅浮山有單道開姓孟燉煌人少
懷栖隱誦經四十餘萬言絶榖餌栢
實桕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石子
一呑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啖薑
椒如此七年後不畏寒暑冬袒夏温
晝夜不臥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
之外或死或退唯開全志進陵太守
遣馬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里路一
日早至山樹諸神或現異形試之初
無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
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
爲沙彌年十四禀受教法行能及開
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高
士入境虎普勅州郡有異人令啓聞
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開
初止鄴城西法綝祠中後從臨漳昭
德寺於房内造重閣坐禪處爲給其
厚開皆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諮問
開都不荅乃爲説偈云

我矜一切苦　出家爲利世
利世須學明　學明能斷惡
山遠糧粒難　作斯斷食計
非是求仙侶　幸勿相傳説

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 [illegible]
當有大變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興弟
子南陵許昌虎子姪相殺鄴都大亂
至晉升平三年來之建鄴俄而至南
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
春秋百餘歲卒于山舍勑弟子以屍
置石穴中弟子遁移之石室有康泓
者昔在北澗聞開弟子敘開昔在山
中每有神仙來去遁逸心敬挹及後
從南海親與相見側席鑽仰稟聞備
至遁爲之傳贊曰
蕭哉若人 飄然絶塵 外執小乘
內暢空身 玄象暉曜 高步是臻
飡茹芝英 流浪巖津
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
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
至石室口見開形骸及香火瓦器猶
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 正當蟬蛻耳
遁爲贊曰
物儁乃招奇 德不孤立 遼遼幽人
望巖凱入 飄飄靈仙 茲焉游集
遺屣在林 千載一襲
後沙門僧已公道漸等並欲登羅浮竟

不至頂[illegible]之

有智[illegible]人住[illegible]皆[illegible]不

[illegible]不[illegible]衆[illegible]僧奉[illegible]隱居泰山之[illegible]

[illegible]二十一年於山中[illegible]

[illegible]必[illegible]龍[illegible]會[illegible]見[illegible]

及[illegible]安[illegible]千人乃來相[illegible]

不動[illegible]相[illegible]並[illegible]時[illegible]

若[illegible]同[illegible]進[illegible]前同時執[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念佛却後[illegible]詞[illegible]

阿[illegible]並[illegible]音[illegible]十[illegible]

多聞[illegible]覺體上大行便所[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

宗鏡錄卷第四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